

結婚生活之告白

托爾斯泰夫人著
索夫譯



國際文化服務社

結婚生活之告白

所 版
有 權

結婚生活之告白
(全一冊)

著 者 托爾斯泰夫人
譯 者 索 夫
發行人 國際文化服務社

上海虹口乍浦路壹五七號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

目次

一 我的家系·····	一
二 我十六歲的時候·····	六
三 從「戰爭與和平」到「安娜·喀萊尼娜」·····	一一
四 記憶中的人們·····	二七
五 怎樣與丈夫發生齟齬的呢·····	三二
六 我也寫過這樣的東西·····	三八
七 痛苦的事悲哀的事·····	四九
八 二三回憶·····	五三
九 托爾斯泰的病與我的繪畫·····	五八

一〇 兒女的事和他人的事·····	六二
一一 托爾斯泰的遺囑與離家·····	六五
一二 托爾斯泰這樣死了·····	七四
一三 剩下了的我·····	七八
譯後記·····	八一

一 我的家系

一八四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我降生在派克洛夫斯基村莊的別墅裏。和托爾斯泰結婚以前，每年夏天都到那裏去過活。冬季，生活在莫斯科，在克里姆林宮的托洛慈基門附近某人建築中的一個官舍裏。因為我的父親是一個侍醫。同時，我的父親還是元老院與司令部的主任醫生。

我的父親是路德教派的教徒，母親是正教徒。若依照我的姊姊T·A·克子敏斯卡雅與我的哥哥A·A·貝爾斯的調查，我的父親是德國人的血統。父親的祖父是第一個從德國移居來的。在伊麗沙白·佩特洛烏娜女皇治下，俄國要新編一個聯隊，為訓練新式的隊形，所以需要教官。由於女皇的請求，普魯士國王，派了吉拉西爾斯克聯隊中的四個教官到彼得堡來。其中的一個，名伊凡·貝爾斯，在俄羅斯服務了幾年之後，終於在曹

龍多爾夫戰役時死掉了。他死亡後留下了他的寡妻和一個兒子——名叫葉烏斯塔非。葉烏斯塔非的母親，名叫瑪麗雅，我們只曉得她出身於某男爵的家庭。她死的時候雖然還很年青，但據說替她兒子的後事準備得很周到。

葉烏斯塔非住在莫斯科，不久就和一個貴族的女兒結了婚，她名叫伊麗扎威妲·伊凡諾烏娜·烏利費爾特，她出身的家庭在德國威斯托法利州是很有來歷的。他們兩個生了亞力山多爾與安得萊兩弟兄。這個安得萊就是我的父親。亞力山多爾與安得萊都在莫斯科大學畢業後，當了醫生。

我的祖父——葉烏斯塔非·伊凡諾威遜，在一八一二年遭遇了火燒，喪失了全部財產。家室和書籍都沒有了，甚至連代表家族的圖案印鑑都燒掉了。那個圖案，是蜂從巢裏向着能飛去的一幅畫。（德語 *Bee* 就是蜂的意思。）其後，這家的子孫雖然設法恢復家族的圖案印鑑，但終歸無效。結果只被允許圖案上有一個蜂巢而已。

一八一二年的戰爭一結束，政府送給葉烏斯塔非·伊凡諾威遜一筆獎金。然而數

目並不大，他的未亡人伊麗扎威妲·伊凡諾烏娜，也便是我的祖母，爲了兩個孩子的教育，受了非常的苦。貝爾斯兄弟，在大學校的醫科畢業之後，便立即用自己的勞力維持了生活。哥哥亞力山多爾，移居到彼得堡去，弟弟安得萊和他的母親一同住居在莫斯科。

安得萊在三十四歲的時候，和瀏勃希·亞力山大洛烏娜·伊斯拉威娜結了婚。這位新娘當時僅僅十六歲，她的父母是亞力山多爾·米海洛威遲與蘇菲雅·佩特洛烏娜·柯紫洛夫斯卡雅公爵夫人。蘇菲雅·佩特洛烏娜，是扎瓦多斯卡雅伯爵夫人的女兒。

以下記述我的母親的家系。我母親的先祖佩奧托爾·瓦希列威遲·扎瓦多夫斯基伯爵，很受女皇葉卡泰林娜二世的寵愛，成了一個很活躍的人物。他在亞力山大一世的朝廷中，坐到教育部長。他可以說是俄羅斯第一任的教育部長。他和伯爵夫人威拉·尼柯拉葉烏娜·阿普拉克西娜結了婚。威拉·尼柯拉葉烏娜，曾經是一個女官，一般公認的美人，受過聖葉卡泰林娜的勳章。他們兩個人，生了幾個女兒和兩個兒子，兩個兒子在幼年的時候便死掉了。長女蘇菲雅·佩特洛烏娜·扎瓦多夫斯卡雅，在十六歲的時

候，爲了一時的負氣，就任性地和柯紫洛夫斯基公爵結了婚。他們生了一個兒子，可是他們的結婚生活是非常不幸的。不久之後，她離開了公爵的家庭，跑到亞力山多爾·米海洛威遲·伊斯列涅夫的身邊，共同過着生活。他們生了三個兒子和三個女兒，而她因爲產後熱致死。他們最小的女兒瀏勃希·亞力山大洛烏娜就是我的母親。

蘇菲雅·佩特洛烏娜，也便是我母親的祖母，在我祖父的領地克拉斯奴義村（註二）過着隱居的生活。現在也還埋在當地教會的附近。根據許多人們告訴我的話，祖母曾經對牧師懇求要和我的祖父結婚。據說她說過這樣的話：「倘使在人世間不可能，縱在神界，也要變成亞力山多爾·米海洛威遲的妻。」

亞力山多爾·米海洛威遲·伊斯列涅夫，也便是我母親的祖父，他是一個古家世的貴族。在一八一二年，參加過勃羅狄諾的戰爭，曾被任命爲普萊奧勃拉斯基近衛聯隊的士官。其後，又當過柴爾奴義協夫伯爵的副官。（註三）他和蘇菲雅·佩特洛烏娜之間所生的兒女，都未予以伊斯列涅夫的姓氏；因爲他們的結婚未經法律的認可。他們的

子孫，至今還是以伊斯拉文爲姓氏的。在他們之間，出過許多地位很高的官吏。

註一——克拉斯奴義村在托拉縣內，距托爾斯泰住居的雅斯那雅 波黎雅那約有廿五俄里。

註二——噶力山多爾·米海洛威涅·伊列列涅夫，在托爾斯泰所著「幼年少年」之中，就是「父親」

的原型。

二 我十六歲的時候

我們的家庭是一個大家族。我是第二個女兒。我的父親是一個侍醫，另外還作醫生，工作非常忙，時常苦於過勞。父親努力要使我們受到最好的教育以及在生活上一切的幸福；母親在這一點上也是同樣的。然而財產既不太大，小孩子們又多，所以就非教給我們各自謀生的準備不可。我們除去自己的功課以外，要指導弟妹們讀書，縫紉刺繡，幫忙家事，到了後來，還要準備考試，以期得到家庭教師的資格。

最初我們教的學生，都是德國人的小孩子。起初我們是跟母親學法語，其次是跟家庭教師學，最後跟大學校的法語講師學。我們教給孩子們的課程，是科學與俄語。其中有一個，自動地要來教我極端的唯物主義。他拿來畢希涅爾與佛蘭爾巴哈的書籍勸我讀。而且宣傳所謂上帝根本是不存在的，而所謂宗教只是一種腐朽的偏見。最初，關於

原子的簡單明瞭的說明，以及世界上萬物之相互關係的介紹，非常地使我滿意。可是不久，弄得我很苦惱，因為這使我忘記了我正教徒的信仰與教會。因此，我便和唯物主義完全隔離了。

我們姊妹，在受考試之前，是在家庭裏受的教育。我十六歲的時候，在莫斯科大學得到受試家庭教師的資格。主要的教授科目，是法語與俄語。我的考試官，都是有名的教授。例如蒂黃拉諾夫，伊洛瓦義斯基，達威多夫，塞爾傑夫斯基牧師，法國人派克夫人等等。回想起，當時是一個內容豐富的時代。我和幾個好朋友一起準備考試；他們大體都是人學監督官的女兒，後來和我大學校同學們來往很密切。他們都很聰明而有教養，是教授或學生羣中的人物。而我僅僅十六歲，也正當心情愉快的年紀。當時農奴解放宣言剛剛發表不久，我們年青的人們，一會面就談論這件事。在這樣偉大的事件之前，無論什麼人，內心都有點驚悸，遇到一起便歡喜談這些事。

當時，在文學與社會之中，開始有一種新的典型出現。換一句話說，在青年人們之間，

出現了虛無主義的新思潮。我還記得，教授與學生們，在羣衆的集合中，會高聲朗誦着屠格涅夫的「父與子」。在這篇小說的主人公巴扎洛夫之中，我們發見了新的事物。我們都很歡喜他，而且他像是預示着將來會有新的東西產生。

過了不久，我就變成不大好的學生了。我總是對於自己歡喜的課程特別熱心。例如，我非常喜歡文學。俄國文學使我廢寢忘餐，同時一切有關文學的書籍，我都愛讀。從大學的圖書館裏，我借來非常古老的書籍與文獻。從古代的年代記直到最近作家們的作品，我都讀過。俄羅斯的語言，能從貧弱的斯拉夫的教會語，發展到如普希金那樣的言語，惹起了我的興趣，同時也使我驚異。那完全像是一個生物的成长的樣子。

我從幼年的時候，比什麼都得到更深刻的印象的，是托爾斯泰的「幼年」與狄更司的「大衛·古柏菲爾」。「幼年」這本書，我不曉得重讀了多少次。而且把我特別歡喜的地方，背誦出來。例如：「……幼年時候天賜的那種清新、純潔、愛之欲求、以及信仰力等，什麼時候還能再回來呢？」讀完「大衛·古柏菲爾」的時候，我哭泣了。那真像是非

和最親愛的人們分別不可時的心情一樣。從教科書上來研究歷史，我是討厭的。在數學中，我只喜歡代數；不過我像是完全缺乏數的觀念似地，立刻把什麼都忘記了。

大學校的考試很順利地經過來，俄語與法語都是優等。而且受到文憑時，我非常地驕傲。我還記得，當我聽說我所寫的題名「音樂」的文章，得到各方面的讚美時，我是多麼歡喜呀！其後，蒂黃拉諾夫教授，對托爾斯泰談起這篇文章，甚至說了這樣的話：「這樣的太太，對於你是非常必要的。你的太太，對於文學有極其銳敏的感覺。考試時她所寫的文章，是那一年的第一篇呢！」

考試過後不久，我就開始寫小說了。女主人公便是我自己和我的姊姊妮雅。在小說裏，我把妮雅的名字，改成娜塔夏。以此為範本，托爾斯泰「戰爭與和平」的女主人公，也定名為娜塔夏。托爾斯泰在沒有結婚之前，就讀過我的小說。而目在他的日記中，有如下的記載：「這是怎樣的真實與素樸的力量啊！」我在舉行婚禮之前，將這篇小說燒毀了。從十一歲時寫起的日記以及年青時所寫的各种文章，都一起燒毀了（註三）現在

想來，是覺得很可惜的。

我對於音樂與繪畫，真正學習得很少；我雖然一向是愛好藝術的，但總沒有時間。不過，從多勞的生活中，利用着少許的閒暇，時常又走到藝術的身邊來。

註三——托爾斯泰認為，在夫人所作的「娜塔夏」小說中，多布里慈基那個人物，是以他自己為模型的。一八六二年九月，他寫給夫人（未結婚以前）有如下的一封信：「……我是多布里慈基，然而，因為需要，便因此而結婚，在我不肯的，我從結婚這件事裏，在要求着可怕的、不可離的東西。我在要求能够愛而也同樣被人愛。然而，這是不可離的。」

三 從「戰爭與和平」到「安娜·喀萊尼娜」

伯爵萊歐·尼柯拉義齊·托爾斯泰，從很小的時候便和我的母親相識，而且相處甚善。托爾斯泰僅比我母親小兩歲。他時常在經過莫斯科的時候到我們的家裏來。托爾斯泰的父親——尼格拉義·伊里伊齊·托爾斯泰伯爵，和我的祖父亞力山多爾·米海洛威遲·伊斯列涅夫來往非常親密，他們時長互相訪問，一個到雅斯那雅·波黎雅那去，一個到克拉奴義村來。在一八六二年八月間，母親帶着我們姊妹，訪問了祖父的領地奧多諾夫斯基的鄉下伊微慈。我們在中途時，小住在雅斯那雅·波黎雅那。母親從孩子時期多年沒有到過這裏了。當時恰巧母親的好友瑪麗雅·尼格尼葉烏娜·托爾斯塔雅（註四）正從阿爾及爾到雅斯那雅·波黎雅那來作客。

我們回家的時候，托爾斯泰和我們一起到了莫斯科。先在波克洛夫斯基村的別墅，

其後在莫斯科，他幾乎每天都來訪問我們。那是九月十六日夜間的事。托爾斯泰寫了求婚的書信送給我。在這以前，誰都不理解托爾斯泰爲了什麼目的常來訪問。可是在托爾斯泰的心裏，不斷地在繼續着不安的鬥爭。例如，他在當時的日記中，有如下的記錄：

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二日

「……我在愛着。能夠愛到如此地步，是我沒有想到的。這樣的狀態，如果再繼續下去，我要發瘋了吧。或許會自殺的。夜，在他們的家裏。她的一切都是很好的。」

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三日

「明天，一起床立刻就要出門。把什麼都告白出來呢，還是自殺呢……二者之中必取其一！」

我允許了托爾斯泰之後，不到一個星期，就變成新娘了。那是九月二十三日夜間的事。我們在聖母降生節的宮廷教會裏，舉行了結婚典禮。之後立即乘上六匹馬的大型旅行馬車走向雅斯那雅·波黎雅那去。除去車夫以外，隨我們同來的，有信仰托爾斯泰的